

見  
羅  
先  
生  
書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三

書問

傳聞友朋之論於脩身爲本之學大率勘之無疵指  
之有難發口而獨謂舉世信良知似是故背先儒欲  
別立題目耳不知鄙人蓋信致良知之說比世爲最  
濶而必欲明聖人之學比世爲尤切求致良知之說  
而不得也乃悟及於知本非好知本之異也而直置  
致良知之學於不講耳致知二說丁巳所作也石龍  
山房齋語辛酉所述也皆磨勘致良知公案也鄙人  
豈敢背先儒者耶不惟其學之是與不是而惟較其

說之同與不同異則爲非同則爲是和羹濟水之喻  
昔人辯之審矣豈得以同然一詞者便謂之是耶清  
甫之於知本雖云信之甚深只恐悟之尚有未徹蓋  
必窮以真見其一是一而後知衆說之舉爲二三也必  
有以真止於一是而後知萬徑千岐之舉爲邪枉也  
詖淫邪遁語到可知其情清任與和毫髮亦窮其敝  
蓋雖同學儒者之宗共造聖人之域杪忽毫釐尚有  
以辨其意旨之似是而非也此學所以貴知言也清  
濁高下聲響各殊赤白青黃色別迥異學問之際則  
真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也此知言所以難也此明

學所以爲急也學不明卽尺度權衡之在我者尚未有以協於一是也而尚何以辨其毫釐千里者乎

問已卯仲秋直與孟收辨心意知物於石龍山房竹下先生聞之謂曰認得心意知物明白方提揭得知止知本出直等屢呈說未許未後直曰大學所指心意知物俱自用邊說不是現成的所以提不得宗先生乃是之曰此說畧近直因思世儒或提格物或揭致知皆一時救偏補弊之意聞教之後固知其非矣獨有心爲身主不曰正心爲本而曰脩身爲本則尚有未釋然者先生命思之直等

亦屢呈說未許末後孟收曰性之發竅爲心提正  
心恐便着知覺去先生曰此說近之因備發其旨  
二生躍然念世人所以未透脩身爲本者蔽只  
在此也非奉筆示不但二生無取銘佩志學之士  
何由與聞而先生所指爲求仁之方法者恐終不  
能悟也云云

須知文王如何要艮背卽知孔子如何要本身從古  
以來大率知性者少識心者多徃徃只認着一箇昭  
昭靈靈能識能知者便以爲生天生地之主本矣此  
其所以不知性也蓋直以心爲性也轉轉差訛又以

知能之發指作天命之體除却昭昭靈靈全然不復知所有事認心爲性已昧理氣之分以知作體更復遠於本末之辨不本心不本意不本知而直本身謂孔子果無見哉蓋直與文王良背之旨同一消息也亦臨亦保小心昭事宛然良止氣象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宛然兩忘氣象不獲身不見人真隱隱露出一箇止的消息畫出一箇本的模樣也如此而言止始可謂之知止如此而言本始可謂之知本如此而言知脩身爲本始可謂之知至論語全書言仁未嘗一及心字子思喫緊提中必本喜怒哀樂未發未發非

之亦祇爲贅疣爾矣念之念之

問先儒謂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立教提宗獨揭致知味其意是直以知爲體而以所謂性者當之也先儒曰性者萬物之一原今日知者萬物之一原可乎老師嘗曰釋氏專以知覺運動言性先儒謂之不曾知性其理著矣又指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只爲見性一差遂至以義爲外只不知認性少差何至便爾義外云云

知覺非性其理昭然良知亦知說破便見此予往東

論之詳矣章句士亦所熟聞而熟解矣來東前截更不待答只所舉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見性一差便至以義爲外云云則尚有合講者記得困知記曾有昏了理字空了天性之語將善與惡對說正是昏了理字之病認善與惡皆無却是空了天性之病昏了理字其流之弊必至善惡雜出一切無所揀擇空了天性其流之弊必至併謂善非固有一切盡出強爲性猶杞柳之論固是認作空的性猶湍水亦是認作空的生之謂性亦是認作空的故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柘棗蓋一切善事皆以爲矯揉造作



而成者也此告子之所以謂義外也其病之根柢蓋在於此也公都子約其旨而言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正爲此也舊曾論告子以爲一箇大禪宗意亦指此大抵儒者之論學必竟事事歸實釋氏之論學必竟事事歸空事事歸實不是勉強說蓋直從立教開宗合下見性處便實也直說到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至隱至微處亦無徃而非實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從性率由從本流出蓋實實落落一箇至善也故順性之本色則皆仁則

皆義違性之本色則皆不仁皆不義此孟子之所以謂義內也其學之見地蓋始於此也善所必有豈可言無惡所本無又不待說無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苗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亦等蓋總之非吾性之所固有也夫安得不認善事爲矯揉而義果在外者乎見性一差弊蓋至此推原其故則以其只就上看體直於知覺運動之中認其發機之良者據之以爲天命之體豈知天之發露固有人之作用更多不然則何以同一心也端緒之危微稍分而道心人心乃截然若兩敵者

乎卽此而觀則知覺運動不可言性儒者之學斷須  
本天程朱之論固自有理之到處而不可忽視也

俱答徐  
清甫

儒先重望鄙淺何知弄斧班門無怪見咲脩身爲本  
之揭向承尊教過有取之矣信得脩身爲本自然知  
本之所在知本之所在自然不以知爲本斯義也莊  
子亦知之矣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  
乎孰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隆施主  
張必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雖天地亦不得而自知  
也目如何視耳如何聽心如何思請君試一推詳孰

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謂卽知是主  
且不知知之所自來故孟子說良知直從不慮中討  
出又指而名之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所謂道性善  
者此也知之良謂是天命之用事可也而直以爲天  
命之性也可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確然皆有指據析中和爲兩物是不知體  
用一原者也顯微無間者也混中和爲一物是不知  
率性之道者也不知有天命之本者也易貴復書貴  
止大學要知止蓋千古相傳心法也從本立宗從止  
發慮則真所謂體用一原者也顯微無間者也而趨

向之宗竅則有分矣諸教雖詳明此皆可不煩辨析  
刻具在虛已者研而究之可也安靜以養和平循習  
以免疑謗鄙人雖蠢拙亦知之審矣云然者亦真所  
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答詹  
覺野

來書云一鵬於脩止之學得性善編而益明於此  
見得大學之至善卽孟子之性善卽孔子之仁卽  
虞廷之中卽中庸之未發卽濂溪先生之一卽象  
山先生之先立乎其大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云  
云

釋氏本心儒者本天聖人之學必以復性爲宗孔孟

之所謂善所謂仁虞廷之所謂中與未發者豈有二物乎生而有知正是性之發靈用在此病亦在此易之所以必貴復書之所以必貴止大學之所以止至善者同一機括也誰能不用靈明但用之以向外馳走則爲衆人之任情滅天用之以反躬歸復則爲君子之立極定命其差毫釐其別千里真學之宗趣所攸關也由仁義而行者卽是本天的路徑行仁義而襲者卽是本心的路徑知有良不良總是一知決不可以駐脚本天而動則知自良本知而求良一切皆慮後事而知不可云良矣舊簡所謂從本立宗從止

發慮者八箇字頗足以盡此奧不可草草視也更須思命脉只是一箇善訣竅只是一箇止如何反反覆覆必要說歸脩身爲本必要揭出脩身爲本必悟此而後止真有入竅善真有體當乃不爲墮於邊見也捕風鏤塵弄影舞像箇中形容之語所云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少失毫分便落此趣又不免賺入於舊時辨體的家風也此鄙人之所以不甚道也荷塘會語曾發此義謂是現成話享用語曾不思如何却到得此箇境界也學之所謂講者講此而已非講其現成之體段而贊其受享之光景也三五十年來爲此

迷溺播弄於唇舌卜測於意見而竟無有一段實事  
可湊泊於人倫事物之間者病正坐此也

答龔  
葛山

精神着已十五載前曾提是說以講於新泉精舍諸  
君子聞之翕然如有發也及此七載之間經涉多艱  
洞有悟於脩身為本之旨前意如在目前前言已不  
在話下矣精神兩字幸細體之去本體似尚寥絕暫  
時語話不妨提挈切未可守之遽執以爲宗也心之  
精神謂之聖先輩亦謂不是孔子之語其論殊有見  
今人動欲辨體只爲一向以知爲宗故槩以游揚活  
潑者當之此程伯子所以謂認得時活潑潑地認不



得時只是弄精魂也止字議論大畧有契吾說但吾  
儒說止佛氏亦說止經世出世頭路兩分千里毫釐  
是同是別此處亦要明白

答友

知本一脉炳見遺經蒙訓可尋非予杜撰晦之千載  
之久大率習傳循誦之過章句一分全文半缺致知  
爲揭綱紀轉踈憂世衛道者誰云學不自孔立教開  
宗必竟人自作師此意所以空勤而道終隱也鄙淺  
之意請姑未辨異同直以坦中究明經義譬之千流  
萬派必有會歸組織紛紜振領提綱厥有端緒重樓  
曲閣有由入之途扁鑄緘滕有可開之鑰未有任意

所揣隨見所及夷踞旁門而便可云八荒皆入我闥者也恐恭已垂裳道不如此

莫大之悲却是世中必不容免之事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愛所以難割而聖人必爲之禮制不欲以死傷生也此仁之至也義之盡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中何可着得加損親喪自盡致哀而止學稟淳明順應之亦自有恰好的天則也亦原不待於加損也捧誦來書具見痛苦之深然亦得無少傷於摧損之過萬鈞世道方將厚有寄於兄身老年伯在天之靈亦豈無大有望於兄報立身行道揚名顯親自昔以

爲孝之終事恐一哀未可便爲兄盡分地也幸愛幸愛  
未承提教更見深研所云憑棺痛極迷悶之深都不  
自省此中知與不知亦須有辨徃與友人論學亦曾  
及此其友蓋主保守靈明之說者予曰兄旣主靈明  
必令無時不明無事不明未論瓜生髮長筋轉脉搖  
爲兄不明兄純孝人也試問初哀亦祇激於一慟而  
不容自己乎將主以靈明必爲之加損劑量而使之  
適協乎若不照則是靈有不保若必照則恐孝有未  
至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是兄反恒人之情  
之不若矣其友蹙然請質予曰兄毋訝亦毋驚此蓋

孔聖人之所不能知也而兄必欲知之此其所以異於孔子之學其友曰然則將柰何予曰顏淵死子哭之慟矣孔子全然不知因人提醒乃曰有慟乎旣已提醒恰好照出天則乃曰非夫人之慟而誰爲惟不識知乃能順則若必識知去則遠矣其友乃豁然頓棄從前之學兄於彼時有知無知固惟兄默默可以自照合用知與不合用知亦惟兄默默可以自照恐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聖門學之旨要道稍別於此也試味之試味之外承手札意主入虛知本云云亦稍異此橫渠所謂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今之墮邊見而語虛寂者病亦類此也

以上俱與周三泉

知本一義蓋是見之十載之前乃豁然有信於十載之後經文星日炳然血脉自著蓋孔子以知本爲宗而後之儒者却主致知孔子以知止入門而後之儒者却先格物不知止不知則身心尚無歸宿而所謂格物者安得不病於支離本不悟則意緒尚不免於二三而所謂致知者安得不流爲意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萬兩千斤道此一句蓋真不是草草下語也知此者謂之儒之學不知此者謂之異之端不識老丈以爲然耶否耶

與張洪陽

孔曾雖在千載之上其心固至今在也豈獨在天有靈亦且昭然簡牘之間無所遁隱顧學者不察淪胥以至此耳來書海內交遊撫掌稱透一言雖爲過語大率人同此心理無二是一經揭出有意斯文者自爾其若合符節也立人達人一論專欲就了已着功知本之意正是如此然却無有兩段光景所以亦無等待時節先儒所謂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地萬物亦有喫緊爲人之意要在善看不然天地萬物果撓已者乎等待已立乃了天地萬物乎忘本逐末者徇人者也誠不可爲知本知有

已不知有人了已者自了者也亦不得謂之知本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說仁者之體非說仁  
者之造世輯之誤大率就於此處看未分曉認得是  
體卽所謂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認得爲造已未立何  
暇立人已未達何時達人卽所謂若不爲已自與已  
不相干名曰求仁去仁遠矣自謂之從性根上用功  
去性遠矣性不透固然學不得明僭謂之學不明只  
恐性何由透立已達已喫緊知本間隔毫分自私自  
利知本兩字卽是求仁但稍換却頭面不但知本者  
不可徇人卽求仁者亦決無有徇人之理摩頂放踵

病此兆矣不但求仁者不可守株卽知本者亦決無有守株之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弊有由矣此其端緒真只在於杪忽毫分之間而其末至於柎鑿薰蕕之不相爲符合也學先知止要審其初世輯終察

之

答信  
世輯

僭嘗謂學急明宗不在辨體宗者何則旨意之所歸宿者是也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爲宗卽陽明天啓聰明亦祇以致知爲與大學之旨意歸宿果在知乎止於至善恐不可以知名之也不可以知名善則止之主意不以知爲歸宿也決矣故曰知止而后有定蓋



是要將知歸於止不是直以止歸於知此宗之辨也  
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切惓惓也此其所當味  
者一也又嘗有云虛寂是性之本色格致是脩之用  
神世間固未有生而無知之人又烏有學而不用知  
之理同爲知也或用之闕靡誇多或用之灰心槁性  
或用之反躬歸復或用之卽事窮格誰非用知宗趣  
差訛真是毫釐千里舊與汝潛論格物謂以知本爲  
宗則此格也致也盡已分事以應務爲宗則此格也  
致也盡人分事已分人分從何分割此其所當味者  
二也知止一法固徹首以之入門亦徹尾以之歸宿

固無有止在先知在後之說然亦烏有知在先止在後之事故物有一條固徹頭以爲求止之方亦徹尾以爲收止之法或正之爲其有不正而正之也或誠之爲其有不誠而誠之也或致之或格之爲其有致不格而致之格之也而其主意之歸於止至善者一也故知以止至善爲宗則此格致誠正者固無非所以爲止之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不知以止至善爲宗則條而格條而致條而正條而誠並用之不勝其意緒之多端偏舉之又未免爲條貫之未備學不明宗弊蓋至此此其所當味者三也舊感劉旋

字之問曾反而詰之曰明德是何物渠答曰心之本體又詰之曰至善是何物渠答曰心之本體予因謾咲曰如此則三綱領疊却一綱矣故至善固難明明德亦未易狀後儒直以明德爲本體故不得不指至善爲極功又或以爲事理當然之極則皆是也而學之旨意歸宿則茫然未有悟也大學不明大旨大宗全在於此此其所當味者四也

答劉質菴

止須實止脩須實脩原非口說游談頂踵頭顱皮毛心志隨身所到處公案現前隨動所訛者昭然燭計比於別門之學或以意見窺覩當抵實解或以頰舌

描畫搪塞辭顏姑以釣名而飾詐者爲不侔也同斯  
學者榮寵固無異於登龍玷斯名者瑕垢亦有難於  
飾揜故願與宗之同心共勉之也脩身爲本母云四  
字空言要日欽欽嚴於顧諟庶幾不虛負此會

答宗  
會諸

友  
丈

孟子說必有事焉人誰無事恐所汲汲皇皇蚤作夜  
思者未必事此此象山所以謂人生只有這件事宇  
宙內只有這件事必汲汲皇皇蚤作夜思者惟此之  
事而後謂之必有事焉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真無刻無時不合用歸止的工夫家國

天下者隨分所當齊治均平者隨事所職而意之歸  
宿管是矣念茲在茲而或有所執着卽是正釋茲在  
茲而或有所放舍卽是忘放舍旣久覺其遺忘却乃  
猛爲提撕卽是助此三者固是真正的火候要緊的  
調停然却在必有事後見也譬之丹藥已入在煨爐  
中也懸空說不得也

答郭文蔚

本之體段卽身是矣然非徹悟者未易透關止之消  
息知脩身爲本而止之是矣然非實見者總爲空托  
儒者之止信與禪寂不同然習熟縈纏亦多自於靜  
後有見此程伯子所以覩靜坐者輒稱其善學也要

須得之靜者以動參見之離事離物者以應事接物  
印而後所見者不爲虛光所止者乃爲有實力也家  
於此齊國於此治天下於此平此豈離事離物瞥見  
光景者所可當抵更味之

答胡鳳翔

仁體無他要在公物脩身爲本正與自私自利不同  
所謂合家國天下而成其身也孔門諸賢之答或克  
復或敬恕若爲言人人殊至於銷盡有我之私擴開  
公物之量旨趣昭昭若合符節程伯子所以謂此是  
聖人徹上徹下語聖人原無有二語也以謂因材而  
篤等第而科別之者恐猶爲見之次也去偏矯隘極

見切實之功聖人之學則原不爲病後立方而所以治病者自在也坤道乾道亦是後儒之見更味之說虛者何以至遺落了實只爲不以脩身爲本務實者何以至滯於有只爲不知脩身爲本知脩身爲本知本矣知本者豈有墮於偏見虛而實實而虛如東所云尚是兩邊着眼比於直下透本直下至命恐猶爲見之次也

研窮義理固是學者急務而涵養氣味尤爲學植本原程伯子所謂識得仁體只要義理栽培所謂栽培者豈直栽培增長其知識謂乎後來學不近儒何待

較到義理只其氣味先自迥然三謨二典渾然未雕  
玄酒太羹使人入口無竒落肚有味此正儒家學脉  
執此照之異端邪說直可望而知其各一種性只如  
佛藏就其剖析處豈不振竒靈澈而播揚鼓舞比吾  
聖人自覺淺短此予所以每謂學必明宗其辨之深  
切正在於此

以上俱答  
黃文亨

舊有云知本與本知體段迥別致知與知止消息懸  
殊此處固要悟此處亦要傳今固具見於經文中也  
而竟二千年若無有剖分其旨者豈獨未悟或者亦  
以無傳之故至善兩字昭然全學命脉也循誦習傳



直以爲明德新民極至之說又不然則以爲事理當然之極則而已以此言學此主造極者固至斷棄止法不復以之入門而主極則者亦祇隨事求討不復知以止爲歸宿盡性至命命何由至由仁義行義何緣由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蓋徹頭從性命上落實歸根而不向外求討此聖人所以不揭致知爲本而必以知本爲宗也教中懇懇要重知字重知以入止則所云知者原是止之用神若主知以求致則所云知者恐非善之歸宿

答李誠菴

此學無竒只有揭出脩身爲本本此止此脩此最爲

簡易明實不煩尋索而學之者尚不免於捉影捕風  
譬講格致不知從前費了多少頰舌到下手處至今  
是一未了公案此豈格致難明只爲不以脩身爲本  
之故今之說止與本而卒歲窮年止無所歸本無其  
地此豈止本難明或者病亦坐此孔子此揭似尋常  
却奇妙似徑約却有包含似淺淡却最深至只豎起  
這箇柱子真蓋天漫地萬緒千條無問深隱繁難到  
手了解一切如道尋常事矣故近語友朋但義不明  
者只教他提向身來直截以此講解真只此四箇字  
便是一部經也

新奇小乘之安樂別學之叅訪儘力鑽研儘力宣闡  
無補實益真所謂適揚波而助之瀾也舍脩外爲本  
別無有可揭之宗故舍脩身爲本別無有可明之學  
未論其他卽止於至善分明是學之命脉懸空揭出  
亦竟不免於捕風而捉影也入手一箇知止合頭一  
箇知本真可謂不傳之秘也無怪乎竟二千年淪晦  
以至於斯也

答萬  
思默

天地大德只有一生毓秀孕靈曾無寧軌蓋除却萃  
精會神爲世生傑雖天地亦無別有幹當以維持世  
界也堯憂舜憂禹爲學求人汲汲皇皇孔孟之心

千載如見蓋總是一箇心腸一路作用此孟子所以謂得英才而教育之王天下不與存也庾中風景更是如何又處薰蒸想見氣味必別實脩實止朴實頭要箇愛人成人的肚腸朴實頭要箇自成自道的體範堯李無言下自成蹊乃庶幾乎無愧於脩身爲本不言而躬化也

答陸廷獻

教云公稿中有謂知以用言未聞以知爲體者似以致良知之揭爲未是也僕則謂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明是體照是用今之悟者僅能得良知之照處而良知之體未易默會儒先之意蓋

直指本體而言也不識尊裁以爲何如

致良知與致知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有以異則良知爲體知爲用信如兄之所云無以異則知固分別良知亦是分別不可謂添一良字便是體減一良字便是用明外無照卽明便是照亦卽照便是明靈外無知卽靈便是知亦卽知便是靈此予所以謂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心雖一體談心者大率以兩字盡之或曰虛靈或曰寂感如兄見果以虛爲體乎靈爲體乎必以虛爲體則靈之爲用也昭昭矣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蓋觀其用之大而知其本之深

也容光必照義亦猶此蓋非截然以明爲照之體以照爲明之用此從來辨體者所未解也發靈之後卽屬後天試味之味之

又云但其所深可疑者如大學古本序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夫大學之用功次第脩身在正心正心在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其序不可亂而先儒之說若此殊覺謬戾顛倒然此決非其穿鑿無稽之談在翁老法司必能斷此案

云云

舊答友書有云止其入竅也脩其工夫也身其歸宿善其命脉而本之一字又所以點化此身操柄此善使止之入竅不倚爲守寂沉空脩之工夫不祇爲補偏救弊者兄曾見之否乎亦有取焉否乎諸兄所述者似指道得脩字一邊於止字全然未及不知大學之立命歸根蓋全在乎此也格致誠正蓋所以脩之者也大學或問不云乎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以至善爲明親之則也是也以致知爲止至善之則則真淺襟者所未解也此固並出於陽明先生

一人之口也幸更詳之是否必有辨者

以上俱答徐居安

知爲分別雖創自鄙人勇往直前不顧咲訾敢爲道  
出恐雖聖人復起莫之能易教云知非分別致知者  
是致其知所先後之知也知後知先昭然分別矣大  
率知有定名亦有定用雖以翁之邃養精識力爲回  
斡不知不覺便道出知的本相來也

教云知是意之著察以分別爲知稍屬見聞知意兩  
般不識翁見以何爲體著察亦分別不識翁見以何  
爲宗竊謂著察固知聞見亦知聞見之知固分別著  
察之知亦分別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



往東道之矣。至善兩字直指良知。後儒誠有是說。學者曾不之思。今試易而曰：在止於良知。其可通乎？知至善之不可易。名爲良知。則知之不可爲體也。斷可見而孔曾之所指爲至善者。其歸宿厥有旨矣。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天載實體也。無聲無臭。贊語也不可以贊語抵實體。後之專言無聲無臭者，皆是遺實體而道贊語者也。故談至善而專指爲無聲無臭者，亦贊語也。僕稿中無此語。雖然嘗言之矣。曰：允執之中，不是專主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內至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善之善自

備其中又嘗言之矣。儒者之論學，必竟事事歸實。去說到無聲無臭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正謂此也。後以致知爲主腦者，是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宿者。出至命一脈，恐截然斷路不復有歸宿之期矣。幸察去察。

止脩兩字，自謂揭出孔曾心要。學本致知，儘力探討。磨礱總屬脩分上事。於止字消息茫然未及。若云知卽至善，致知卽止。至善則雖孔曾復起而爲是解，予不信之矣。

舊有云：舊說以爲盡夫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是以德業之極致言之也。審如是，卽顏曾吾未見其聖域之優入也。是顏曾尚未得爲知止也。此語最緊切。今翁亦云止至善是萬物一體盡頭處，是亦以德業之極致者言之也。不知大學是論學問，非論人品。故句句是說工夫，非說地分明德親民落實要在至善上歸宿。故止於至善者，所以辨宗也。未有止不知而可以言明德親民者也。故全經專教知止後，儒只不明此故，以全經專教致知。

感觸爲物，不但僕言陽明先生亦言之矣。而翁乃云以感觸爲格物淺之乎。言格物也。此真所謂名重者。

好題詩也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  
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非鄙人說乎恐雖聖人復起莫  
之易也必欲直指物爲至善以格物爲覷破此物如  
桃岡日錄云云者則僕先年亦謬爲是說矣今思之  
乃有大不可通者矣

以上俱答  
董蓉山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三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四

無錫  
書館藏

書問

每謂虞廷之相傳者在中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大學之歸宗者在善心意與知總非指體良知者正所謂道心也中節之和也後世心性之辨不明原本差殊大畧起此舊答友書有謂從古以來大率知性者少識心者多徃徃只認着一箇昭昭靈靈能識能知者便以爲生天生地之主本矣此其所以不知性也蓋直以心爲性也又答友書有謂虛與氣合而靈從生焉則竅之所爲發也從此宰天宰地宰人宰物皆靠

此靈此心之所以爲主也。然從此或作善或作不善，亦是此靈此心之所以又須正也。性自能知，然知不可以名性。猶文公所云：仁自能覺，然覺不可以名仁。用者知止者善，離善者誰卽知爲之也。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

答胡  
廬山

無知爲體一言尚覺意。圓語滯，文公所云：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只覺不可以名仁，而仁自未嘗不覺。橫渠所云：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語最可味。孰爲性，孰爲覺，以知爲體者，大率認覺卽是性，以無知爲體者，又彷彿認性不能覺，豈有仁而不能知性而

不能覺者乎但不可以知爲性如釋氏所云以覺名  
仁如文公所闢者耳故近傳友謗有謂諱心不言之  
說弊正起此不知大學之以脩身爲本也果諱心不  
言遺知不用者乎攝知歸止法門昭然但不肯落根  
在知上直以爲至命盡性之歸宿耳舊答李誠菴書  
有云後條喫緊要重知字重知以入止則所爲知者  
原是止之用神若主知以求致則所云知者恐非善  
之歸宿其意正爲此也

答徐居安

脩身爲本蓋孔子自揭之宗知止其入竅也然知止  
者止此也止乎此則一付當精神都管歸乎此而天

下之大本立矣至善在我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  
至朴實頭只知脩身爲本便知本便知至亦殊未易  
語尚察之擡手少高盡成虛說游意空玄一切非實  
際康節學別自有傳恐兄未甚究混入孔宗不類象  
山激發語可取所舉攀南斗詩理意是亦稍欠平妥  
與從來膽大胸膈寬俱可稱少作耳六經中無此也  
以爲學脉由傳過矣

答徐南溟

脩身爲本之揭最平最淡所以最爲人所玩忽而獨  
邃養如公過爲物色焉此非嘉惠鄙生蓋以嘉惠天  
下與後世也所云德之不脩章正是脩之條理卽是



脩之全功而止與脩兩俱到矣聖門論學不怕碎蓋  
學已得歸宗後世論學只要渾所以謾入高虛都無  
密緻克已復禮有何不了而又必請其目非禮勿視  
聽言動是成何等破碎然總之爲復禮設而非緣事  
求討向外面作粧點禁制也亦何破碎之有故學急  
要歸宗學不歸宗而能有成者斷斷乎無是理也

劉答

溪竹

皇皇汲汲要之此身原有減不却的分量故亦有冷  
不下的心腸果哉末難知我其天此孔子之心所以  
竟千古徒付之浩嘆也纍然喪狗爲佞栖栖豈獨當

時病之假令生今亦舉斯人共誦之矣安居飽食生  
爲盛際之民解綬懸車曾何憂責之累一丘自占泉  
石夷猶鼓腹嬉娛長局外戶直付理亂不關恻然一  
膜秦越所謂一人知己足百事杜門無者豈不自適  
真所謂淺之爲丈夫也

與陳省齋

二氏之學決不與此同塗世之謂有裨正學又或謂  
無妨正學者皆妄說也何者蓋總是見得此意不親  
切耳老佛之學尚不待孔曾幫添而足孔曾之學又  
何待老佛闡發而明此雖某丈最深最正者向承詩  
教亦不免蔽此解矣柰何哉果若云云是堯舜周孔

所共見共聞者愧此學多矣歸根處豈不直透性根  
落手處却也罔容汗漫頃與友書謂秋陽江漢者曾  
子之所獨窺仕止久速者則庸衆之所共見未有庸  
衆所共見者尚未底於瑩潔而可大言高視直以爲  
此中之皜皜肫肫無有所汨汨濡染者也後世學不  
得力全在於此人不信學咎不由人只要透心不復  
透迹號稱了性却不了身試將止于至善貼着脩身  
爲本透底研窮真所謂表裏精粗一以貫之者矣更  
何墮於邊見二乘解乎

以上俱答  
許敬卷

天網地紀非忠孝無所藉以維持成位其中非脩身

爲本何所依以歸宿公所表蓋將然脩身爲本之家  
法也每謂學晦久矣非真學固不足以振頽學敝又  
甚矣非真人亦烏足以明學脩身爲本真學也綱常  
重檐硬着肩頭九鼎一絲傑然擔荷真人也吾於公  
真有望矣領公教於世道真有慶矣有真人亦嘗苦  
於學之無力有真學又每憂於明之無藉豁然教旨  
如覲孔曾表裏精粗洞窺全局如公者真可爲大乘  
之器上智之根丈夫天人師矣此正鄙人之所日夜  
企聳願見斯人與之共學而莫由者也

友朋非聚處則入者不深學旨非漸涵則悟終不徹

昔賢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果其有徹於宮墻有徵於富美真所謂名教中自有  
樂地矣尚何須外慕乎涇清渭濁斷然色別殊方北  
軫南轅豈宜同條共貫今之謂三教原來一家或云  
二氏學有裨吾儒又或云無妨正學者皆妄說也故  
學誠明必以孔曾之旨格之尚未覩其大明真昔人  
所云差毫釐而謬千里也予豈好辯予不得已苟非  
真有以諒其不得已之心卽孟子云云不幾爲多口  
耶虛不極固難廓量明不至亦令疑生若決江河沛  
然莫禦真所謂虛與明兩俱到也

以上俱答

南阜

每謂經世之人決不可以二出世之宗辛酸甘苦一味入口中卽雜五穀之正不但雜之就能奪之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太羹玄酒真所謂二之則不是也年來稍有徵信孔宗灼知儒學自有正趨子貢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門或寡此趨向之所以轉訛儒學之所以泊然竟鮮味也

與管  
東溟

尊稿畧一覽過確然儒者之宗金銀銅鐵攪亂一器者不知于今幾年膠投漆油入麵真是罄江河之濯洗不清也非發真慟真憤朴實頭將經世正宗覲體

拈出靠定孔子作主他再無方救得區區肝膽徒竭  
苦辛綿力薄才孤鳴獨倡何意明達已先得同學將  
出世故令豪傑開眼古云學顏子之學者必志伊尹  
之志又云士不可以不弘毅要緊一弘要緊一任楊  
墨塞路異端蠶起非孟子奮身擔當誰與清廓惟老

丈終念此

與蔡肖謙

冲和恬雅中含勁正之氣更秉精明之識紆徐停審  
條貫出焉此最司牧之良經綜之妙吾於契未占有  
孚矣事務繁避不得諮於人審於已而斷以行之務  
令各止其所人情難處厭不得本以誠度以理而平

氣交之務令各得所願知其不可避不可厭則心自  
安心安而性定矣事中節人當情則中無所愧缺而  
心盡心盡則分滿矣不學之人意常因冗而雜事每  
以忙致錯不雜不忙常應常定乃真可言知本者而  
止於至善之訣竅到手矣得閑便坐不可更作閑思  
神氣充完出之自有條序詩文酬應雜博伎倆毫髮  
不可分心姑未說能之於道無補朴實道不能之於  
本領有何欠缺乎

與李  
宗誠

此謂知本本指何事知本者自是大學立教宗然必  
悟脩身爲本卽是知本然後約言之不至鶩爲高虛



僥舉之不至膠於象數舊答申峯書汝欽見之否所  
謂今又有一弊生矣若將懸空揭知本鄙人豈無見  
而云乎大率好高虛忌繩檢自是末學通弊不然則  
此兩箇名目自是一箇主意亦何必嘍嘍然致辨謂  
此是而彼非彼非而此是乎知本兩義是誰之作大  
學匪朝夕恐前乎此未有以知本爲立教宗旨者矣  
孔子於經文固未嘗析此非而彼是區區稿刻亦蕪  
蔓試檢之亦何嘗執此是而彼非但要定萬古章程  
必竟脩身爲本乃爲無弊知本云云尚是贅語且忽  
不覺其又賺入于辨體的家風也汝欽更體之

答陳汝欽

每謂此學易知簡能然却難明易時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真當面錯過日用之而不知非隱也然却有一要法只捉定脩身爲本本此止此心此正意此誠知此致物此格真只此四箇字便是一部經也此謂知本此謂知至蓋真不是淺鮮語矣

答董可大

古人喫緊知本知本則外盡經綸自不膠於象數內嚴工力自不滯於方隅實止實脩自暇自逸着力者自不犯着喫力而仁在其中矣古稱善國不師陣已德衰又烏取戰雍容尊俎直措天下於泰山之理矣

往簡所論可以爲難體之更如何悟其着力之難則

學之宗趣可以入手觀其喫力之難則工之用處處  
幾能自得師所謂仁則吾不知也真只脩身爲本四  
字便是竅妙而學者苦不知也

俱答蔣  
崇文

所云學不明蓋由至善未悟至善未悟其可以語脩  
身爲本誠然誠然語意間彷彿分作兩事大學意蓋  
直直以脩身爲本便爲止至善竅門鄙所謂止爲主  
意脩爲工夫者豈真草草言之乎全經二百一十五  
字只是教人止於至善止歸何處止於本而已矣止  
於本脩在其中矣故只脩身爲本便拈到底而學者  
不知也舊有一友人謂此學只做事便見口說總無

憑妄謂之淺不疾不徐不偏不倚平勢調停中有多  
少妙趣悟之乃真可言性命到手矣

所謂至善透不徹不可謂學明又曰無知而無不知  
乃真止無事而常有事乃真脩語皆隱隱理到大率  
往學之忌忌高虛今學之忌忌汗漫非將一付當精  
神樸實收歸自己默默體細細叅口說脩身至善消  
息急切未到手也只至善消息不到手則所謂脩身

爲本者終是門外漢矣

以上俱答  
陳汝忠

往年承面語揭出脩身爲本四字凜凜相對如覲師  
顏已具之蓋此是實工夫也茲東述盱顛論學語益

近細又異之蓋此是實效驗也所至能提得脩身爲本四字出卽本立異趣紛紜立得本住卽身脩止於至善固是脩身爲本命脉脩身爲本却是止於至善竅門有二語非二事鄙所謂知脩身爲本而止之是

也

答友

學問所貴者悟所難者守有嚴冬之固密何患無和煦之陽春一日暴十日寒感發於意氣之萌瀟颯於離索之爻乍興乍仆雖有易生之物吾其如萌焉何哉人之仰孔子者在聖與仁孔子之自信所長者惟不倦與厭願諸君母以區區去遠勉自聯束會事比

舊加勤會衆比舊加集互相磨砥庶不辜區區十載  
倡導之功諸友十載綢繆之愛不厭之而已不倦之  
而已無他囑也

與吳臯  
諸友

所幸孔曾教旨昭若日星四字靈符手到取效分條  
析理探本窮源淵淵浩浩無窮旨趣又畧見於簡牘  
之間有可尋繹依依惟不欲明經世之學則舍大學  
別可爲宗惟不欲明孔曾之旨則捨拙刻別可循入  
如欲明孔曾之學區區蠡管雖甚淺庸亦畧見十之  
六七矣要在數墨循行由端及末千章萬句直將做  
一箇主意一篇文字讀之融會貫通如燭已心如出

已口忘其爲師之說而後爲有益於得也

與會城諸友

心性何待辨只爲後來歸宿之差以致落根無地至命無由故不得已而有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此昭然道性善宗旨也而必欲執情爲性歸宿於知何故何故又反而申之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著明深切莫此甚矣然此尚是文字解試反之此中必竟何地乃可棲泊靈明覺知必竟從何生出南華老仙所云神何由生明何由出語亦非無見而必以爲神生明出一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知爲之也則予誠不知其解也昨答

盧丈書所云用者知止者善處善者誰卽知爲之也  
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語過峻理却  
是知世輯業已無疑於此也聊一道之發慨旣信得  
此意明白自然透得脩身爲本豈但經世云云蓋實  
實落落孔子透性之宗旨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厥中允執內外兩忘千聖秘傳於此洩  
盡而尚云形骸也軀殼也敦行家數也何其見之淺  
而謬乎又爲一咲此總是不實做工夫漫騰頰舌以  
意揣摩卽就意轉而描畫之以姑爲搪塞也不足道

也  
與詹  
世輯



妄念多而定靜少此蓋學者通患就念驅逐與念作敵所以愈不寧靜幸察之古人所貴有事者以此心性之辨大抵難說渾得來既病其歸宿或差析得來又恐其支離轉甚所謂可意解不可言求只樸實頭下脩身爲本工夫一味歸本則止于至善的消息自在其中矣末世學者所愧負者要緊還只在此答陳汝愚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一語提出甚好此朴朴實實知本之消息也知止之竅妙也出門如見大賓何曾爲着賓使民如承大祭何曾有箇祭儼若有思默而識之直透性命根源歸於無聲無臭此孔子所以謂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豈真槁木豈真死灰蓋常止也常

止自能慮卽常脩此吾所以謂止脩用處甚微也又

曰止之所以脩之也脩之所以止之也吾輩動輒說

性學觀光景儘揀擇儘玩弄於性何干必欲用良知

亦必如此學從不慮中出慮後無處討良知也

答陳永寧

所云身在斯止於斯身外無脩善外無止守此更何

疑執中旨趣自昔看之未明大率皆是就念揀別天

理人欲所以歸宿不得止於至善正是執中法門堯

執中孔止善與後來歸宿靈明何啻千里道心卽善

子定之見蓋相沿而云也吾侪怪焉必欲討歸宿落

實止得恐危微間未可爲安立地也

答董子定

仁與心自一體譬如名與表卽一人析之非是混之不可來書舉道心人心爲證不合遺却中字試測之中又是何物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果指心乎子思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道心者果指未發乎學問要緊明宗畢竟洙泗唐虞宗歸何處此殆非淺鮮所易知也因問及之姑亦不敢道破吾契幸姑朴實下工向裏研覈直反到涓滴無有滲漏處默而成之自漸有貫通之理矣

答丘友

林居十載守株拘誦固不敢以身誇孔魯際會熙時

拔茅連茹又何忍以學辜主眷即令無濟勲名用舍  
行藏要以相時幾而止乎理義所謂仕止久速外無  
別有江漢秋陽者不敢徒托諸虛言也大率學問固  
貴悟尤貴守頗見往轍之悟者矣然未必能守學得  
其正果能守未有不終悟者也就令悟不徹亦可納  
之孔曾門屏無愧何者以家法存焉耳此固僕之所  
半生競業稍以自信其得力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

與胡  
孟毅

千丈之挺不如徑寸之刃只朴實頭步步認真最爲  
學者難得道須此任此曾子所以竟以魯得之也此

曾子所以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也弘毅兩字近看之亦不是曾子創說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人已共成處可以觀弘不厭不倦處可以觀毅蓋孔子實體之矣只厭了倦了便昭然是不仁又何說聖不厭不倦真所謂正惟弟子不能學也非曾子

其誰肩之

答弟  
孟堅

堯舜履羊腸雖心安手脚亦要把捉心安卽是止確然信得命及所以能安手脚把捉卽是脩確然不敢放肆所以能止知命者不立巖墻蓋是先手能令不至於險失先手以至險安得**不把捉**安得不畏慎若

又放手任意直墮坑落塹而後止耳。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真令步步歸本，密止密脩，無論小事大事，合下豫討安立，不致有失足悔如是而已。此蓋大學本教，所以必揭知止爲先，卽是以豫爲先也。味來書大率率意於初，致悔於後，却又耍撒手，懸崖徜徉恣肆，以爲另別有方法也，則非予所知也。

答羅惟信

二典三謨，不過君臣相與問答，齊論魯論，無非師友日共參商，而千古之經綸管是矣。萬世之人，極定是矣。要在以實心發實言，以實履徵實學，使天下後世知吾宗之會之果不爲空言也。則雖稱之異世曰吾

宗鄒魯也未必不自茲會始也如其徒托之空言也則修身爲本之學固非空言學也明人非幽鬼責吾知其不能逃於日月之鑒臨俯仰之慚忤也敬之哉

敬之哉

與宗會諸友

槐亭豪傑既不得意當塗自宜表見林壑向簡與之謂求田問舍既非豪傑之所屑心酬應詩文亦豈性命之可了結斷之頗清知渠決之必勇時從倚仗倦倦之意或可不負面時更致勗焉喪禮處貧兩問昨屬汝潛代答意果豁否曾子所謂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禮雖有限職分無物者自致之可也此

難以一切斷也家貧親老委曲乎就中卽有道在  
亢已節而不顧父母養者固非徇祿養而虧義辱親  
者得無不可予說子罕言命章時從見之否謂聖門  
不言命蓋直以義爲命也以義爲命直截看是一事  
如時從云云尚是兩事此所以致相抵牾也

答謝時從

別來殊切願言蓋以衡甫前一截有放浪之竒跡後  
一截有歸依之雅志嚶嚶蹻蹻要不同於凡流慕古  
卑今志乃可爲裁取此聖人所以不得中行便思及  
于狂與狷也有竒踪正好猛圖結束有正學幸無自  
負初機游仙者尚有等待此箇事却無等待出世者



尚容空閑此箇事却無容空閑密密把持頂天立地  
實脩實止不作空言乃真無負于半生之浩浩末路  
之全歸也來言雖備見懇惻然於學旨尚未覩其闡  
發透明必明盡而後任之勇必勇任而後透之盡雲  
游難雲游難草鞋踏破布衲磨穿其苦比儒十倍衡  
甫能其難者幸毋忽其易者

答袁  
衡甫

打棍者必就穴上點得痛醫病者必就瘡上察得真  
學亦如此矣若不向身上痛處點得親切瘡候指得  
明確總皆離本之談口說脩身為本去本遠矣本既  
遠說脩未矣皮毛之說爲見尤支成位其中頂天立

地真所謂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後之軀殼此身而攬攬天地萬物爲一體者病正坐于此也真所謂二之則不是也有筋力者常少有筋力又怕激昂之虛氣或多有悟解者誠難有悟解又恐涉獵之精神稍薄莫善一止莫妙一脩湊底收疑本歸一息徹忙徹逸無始無終天高地下何者非一體之所圓融嘖咲觴豆何者非一脩之所當檢點有何顛頂之尊有何躔息之賤貴心志賤皮毛真所謂二之則不是矣

答曾  
恒爰

簡至詞意豁然擔當百倍孔曾何幸豈真有靈古云

人者天之心則明孔學負孔學者卽是孔曾靈也止  
未幾忽不覺其動搖脩未幾忽不覺其滲漏日謹知  
本偶觸事機便流末去此最學者通患然非實體如  
重甫不能察也要緊在擔當則正氣自然生發精神  
日見克長動搖者自輕滲漏者自少而本自此立身  
自此脩矣一有退托之意雖日從事于止脩而意根  
隱隱業就頽靡却就滲漏動搖處打帖收拾真所謂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近益體之爲信惟重甫勉  
之母以居堂之外少有怠接引之心母以友朋之多

少有倦聯束之意必竟將堂做家視友如已視負荷  
擔當此學如着衣吃飯則全學命脉將隱隱盡萃厥  
躬而天下之大本立矣又何滲漏動搖之有

答丁重甫

嗟跼往擲何足追惟振勵自今誕登彼岸古人所謂  
日新又新者最可味只在善繼之而已善續之而已  
毋令此日之昭新又爲異時之追悔務令一朝之奮  
發便爲千載之堅持常惕常競一鞭一策月征日邁  
緝熙光明則所云本立身尊道明品貴者似爲衡中  
作識語矣又似爲學問之大機括立張本矣厲風裁  
整規矩節觴豆峻詞氣此雖條貫小事而在衡中分

上却是要緊事也在知本風規却是無一可抹減也

答黃  
衡中

天地生人要矣廣生大生天地功德盡此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惟自生乃能生生所  
謂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又何生生之有所舉  
易也此也密也明道先生語似亦不必別看只此箇  
意思常自發生津津而不已卽所以生天生地生人  
生物者道總在我矣徒以言窮婉轉發明總之只成  
說話於已無益

答陸  
伯衡

悟學誠難守教非易此曾氏之傳所以竟得其宗也

蓋竟以魯得之也非魯則逕竇不免多開非魯則牽引不能無繚初謂所恃者僅僅守卒乃所傳者竟得宗并與悟兩得之矣吾契質朴而性純要緊在一守守得緊庶可望無愧孔曾然道路長擔子重厭倦易以生日復一日惟吾契勉之慎之

答賴國敬

世之學者頗可咲將學問做取功名一等中的奪標到手卽歇如走長路試看之有一步不着實腳踏地得到彼岸者否

答丁良甫

學雖甚正甚平做手處却要竒特卑卑瑣瑣合汚同流顧後瞻前埋頭利祿無以異於負糞禦木蠹蠢虫

蚩曾何足以道此三千七十大率韋布之倫孔孟何人羈縻卒老若非另開眼孔別創乾坤鼎立三才超新事業衰周生齒何止萬千泯沒湮淪總無朕迹矣惟是開口易力行難發心易終事難堂有垂白之親室有交徧之謫羣萋衆誹沮氣摧心險阻艱難多來關隘非一切定志審計而信行之吾雖極高所慕尚未覩子之果能御風乘氣超然而遐舉也

斬釘截鐵竟守初盟投筆揮鋤何其苦確古謂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然必有非常之人乃能建非常之功嗶嗶慕古大率難與衆羈縻踴涼涼何忍聞

然媚世此聖人所以不得中行必思及于狂與狷也  
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窘甚矣然歌聲若出金石  
晉迎之以上卿楚迎之以令尹囂囂不赴果何樂而  
賞心想見交徧之謫更有非人所受金經鍛而彌精  
技當場而益練豈獨不爲動蓋直以爲啓聖增能之

礪淬矣

以上俱答  
劉德易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心之精微真所謂口不能宣也  
而况於紙筆乎雖然非文字道亦無由載矣蠶管雖  
陋似覺言之太盡語之已詳然句句却是說學不空  
說理非反已求覲體認從下手處湊泊了悟則千章



萬句猶不免爲渙然離披也始終本末每謂孔子平生只有這箇悟門喉襟一塞消息不通此止至善一脉所以竟歸空文故全經無他總是教人止於至善然善却有何名狀止將何所依據宛宛轉轉直從經事宰物之中輾轉紛紜之際教人取討歸宿故脩身爲本者止於至善之竅門也止於至善者脩身爲本之命脉也鄙所謂知脩身爲本而止之蓋已一句道盡而公尚未及檢而知也止不離善脩不離身言止不及善言脩不及身是作空頭語矣何疑乎格物一論意見尤多講格者固至千般辨物者亦幾百種總

爲不以脩身爲本懸空卜之故爾增茲多口也當幾  
觀體實在用功則所謂格致誠正者原是脩之條理  
何疑乎有與李汝潛一書專論此似爲數百年間聚  
訟之庭判未了的公案度公未及讀卽讀之亦未便  
豁然然庶可以作商量矣

答章  
提舉

脩身爲本原是儒學正宗血脉準繩自然兩到固不  
待倒就靜處爲動提綱亦不須檢向人前爲寂包裹  
兩邊互發大率救弊之談欲不墮一邊不知其乃正  
墮在裏許也此後幸萬向學尋求而不向意覓索向  
身體驗而不向冊字上鑽研卽諸所示種種推敲未

見融徹者皆可不言解矣大率傳學須書靠書又非  
學究理須想靠想又非真此其分真只在抄忽毫釐  
而岐以千里者也察之

答楊  
教官

止脩兩字每謂挈出孔曾心要脩字頗易知止字未  
易悟如簡所云點滴歸本不向末上馳求者近之矣  
近之矣然要得當下落根直見性命頭面有可依泊  
亦臨亦保如見如承乃爲實際理地也顏子何以如  
愚曾子何以魯得蓋皆有一段顛蒙渾朴之精皈命  
致心之苦而後歸宿者乃有據依馳求者真無滲漏  
儼若有思何曾有思乃真所謂無思而無不思止脩

合發之竅妙也幸共惟良細意體此脩身爲本蓋是  
徹底性命之宗挈之則人人可以落手體之則急切  
未易透關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一  
步良背便內不見已外不見人不見已不見人必竟  
中所見者何事此真可謂能不以半點精神流向未  
上去矣見人固未獲身亦是未此中旨趣消息蓋殊  
有可味者也

答舉人  
朱汝桓

湯九尺文王十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  
何則可世每漫咲曹交今安得有這般人不安于食  
粟而直欲與古聖賢爲徒者乎今觀來簡確然此意

所謂有求爲聖人之志可與共學者非吾契其人乎  
可喜可喜所舉拙刻二言更見喫緊之意無聲無臭  
自是止至善試驗之此中可操持乎無方無體自不  
外至善試反之靜悟有地分乎既要無聲臭却又要  
有操持既要無方體却又要有地分此其所以爲經  
世正宗儒者實學而非騖于虛玄膠于象數者所可  
得而方比也

答生員  
張文蔚

知卽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知到  
極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極處只了當得所以知  
此知行所以本末同用也稿刻云云可謂煞到更如

簡意能以脩身爲本爲之歸宿。知此行此卽詞說不煩學問之能事盡止與脩兩俱到矣。若云知到極處方是行是知在先行在後非所謂知行本來合體矣。行到極處方是知是行在先知在後非所謂知行本來同用矣。毫髮舛訛去將千里察之。

答生員張仲元

學之不講孔子何憂乎憂其過不能知義不能徙而德無自脩也。三千七十卒歲窮年聚頭廟切夫豈作虛談蓋憂在此也。人只無遷善改過之心無立德之意則此等話頭此等聚合真視之作贅疣芒刺而無裨於實事也可嘆。

自天子至庶人包盡了天下人品壹皆是以脩身爲本管盡了天下學術豈有一人違得真所謂天子不脩不保天下諸侯不脩不保社稷大夫士庶人不脩不保其身與家也透得盡充得滿直以布衣韋帶之士便可肩荷綱常卽透不盡充不滿量分圓成亦不失爲敦行也誰謂道流醫術不以脩身爲本

學不急於辨體要在明宗此蓋予常言若曰莫急於辨體則非予所知也何以不急辨體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敬脩之而體在其中矣何辨之有未論無聲臭不覩者原不可着言辭

就令巧爲粧撰亦祇成就得猜說說光景而已急於辨體遍稿中無此語也察之雖然辨體明宗其寔又非兩事止至善正大學立教宗也豈可專作辨體脩身爲本正止至善竅門也豈可專作明宗三教信有宗若所云九流多術者何宗之有姑且不論有宗無宗要之具體生人總之皆以脩身爲本卽體此具宗此明而學問隨地到手矣

答主員  
王佐

新民所以明德不倦乃真不厭得之不以自私而必合姚士民聯屬切蹉期共做一箇脩身爲本的丈夫豈不壯哉雖然適國者步日進則光景日別育子者



乳日哺則氣體日充遜志務時敏則厥脩乃來月將  
日就則有緝熙於光明此皆非預期其效則學之微  
應自如此也月會考月成歲會考歲成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之間往疏節今作何進步日見周詳貨利聲  
色取舍辭受之間往貪昧今作何進步日見謹審容  
貌辭氣動止作息之間往簡慢今作何進步日見端  
整身心性命義理鑽研之間往粗淺今作何進步日  
見明覈乃庶幾於身心實有裨益習俗實有轉移而  
所揭脩身爲本倦倦會事者乃不爲虛托也

脩身爲本之揭正有慮於虛持  
下測光景致耽

歲月今若揭止於至善而云無不着落去處於理尚通揭脩身爲本而云無有着落去處則吾誠不知其解也舊與友有謂脩身爲本之學有何地可討空閑有何事可容減抹真自頭顱至足踵自心志達皮毛自有生至蓋棺無刻無時不是盡心盡分的地面矣此日可下工夫忙不迭矣說無着落總是以口接應姑爲搪塞身在會中而其意原不會上學問的路也可嘆吳本蠻夷一子游從學孔子遂變道誼之風百粵何方採樵負販中一聞經言奮興來做了六祖吾誠不敢鄙三姚夷方謂蠢蠢出出中便無豪傑况縉

紳青衿民士之秀者乎勉之幸甚

答生員  
向一中

世只稱唐虞之際比屋可封曾不思其所以比屋可封之故則以師讓臣鄰都俞吁咈太和之氣洋溢於廟堂四訖於海隅以有是也茲會也未可看得草草僭嘗謂蓋孔子摹倣唐虞之規以開洙泗家法也道微世降與遊者無非勢利之交所聽者無非功利之口甚至淫酗鄙媒傲狠流酒自朝至暮充耳薰心更無有一箇講學場中是道誼之言終其身無由入耳也俗何由變而德何由成乎故會者所以聯束友朋之渙散也所以喚醒人心之沉淪也凡皆爲已非爲

人也世之人會文則會會酒則會會財利則會會遊  
戲則會獨至於此乃玩慢而不肯信趨趨而不肯入  
也則其爲人之志趨行履不問可知矣以爲恐辜負  
區區接引惓惓之意而學者猶之乎爲人也非爲已

也

答訓導  
賈繼遠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四